

責任編輯：孫嘉萍

洪堡校訓

域外漫筆

去德國訪問的學者，大都要參觀一下洪堡大學，因為它是德意志文明的象徵。

洪堡大學一八一一年正式招生，至今已經有二百周年了，回顧一下該校的歷史與宗旨，不無意義。

說起洪堡大學創辦人威廉·馮·洪堡和亞歷山大·馮·洪堡兄弟倆，或許知者不多，但提起這所名校培育的學生或與其關係密切的人物，你一定會驚嘆有加——他們包括黑格爾、費希特、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海涅、赫茲、愛因斯坦等一串彪炳於世的大師級巨擘！

一八一〇年，德國（當時稱普魯士王國）正處於山河破碎的危難時刻，拿破崙率法蘭西帝國軍隊佔領了該國。當時的教育大臣威廉·馮·洪堡力排衆議，呼籲走科教興國之路。他的諱言令原本無所作爲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警醒，遂接受他的建議，決定超常規猛增教育經費，籌建一所「重點大學」，決定每年爲該校撥款十五萬塔勒。他甚至不惜將豪華的王宮——海因利希宮貢獻出來作校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國王發表了他平生最英明的觀點：「我們必須以精神來彌補國力的不足。窮則思變，必須大興教育，以此來挽救國家，使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

在國君的力挺之下，洪堡大學很快問世。起初學校以國王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命名，後改稱「柏林大學」，但民衆卻喜歡以創始人之名叫它「洪堡大學」。

洪堡大學的宗旨是以學術自由與教研結合爲主導，打造國際一流的高等學府，培育全球最傑出的高端人才。爲此，學校請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出任首任校長，一八三〇年則由大名鼎鼎的黑格爾繼任校長。洪堡大學果然不負衆望，吸引和培養了無數精英人物，使柏林成爲當時歐洲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洪堡大學的校訓是在該校就讀過的學生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年）的名言：「從來的哲學家們都在解讀世界，而重要的是改變世界。」從解讀到改變，即理論上升爲實踐，這一昇華無論在哲學上、教育史上還是社會意義上，都堪稱千古真諦。

威廉·馮·洪堡本身就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其胞弟亞歷山大·馮·洪堡則是著名科學家。他們認爲，學校不啻是傳授知識的殿堂，更應按照每個學生的個性全方位開發其能力，並對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對社會和民族的責任感。他們積極推行教育改革和自主的教學方法，注重對學生個性進行塑造；還將古典文化、語言和自然科學定爲學生必修課，設立學年制、課程表，建立考試及升降級制度等；他們充分尊重學術自由和科研工作，提出學校不僅要完成教學任務，更要以學術成就和科研能力作爲判斷教師能力的標準；他們還提出國家行政不要干涉教育和學術活動……這些原則不僅爲德國其他高等學校倣效，也被歐美許多高校借鑒，奠定了洪堡兄弟在世界教育史上卓爾不凡的崇高位置。

洪堡大學不惜高薪聘請知名教授，只用小錢去搞硬件建設。當時該校一名教授的年薪是一千五百塔勒，而當時柏林一個熟練工匠全家年消費僅爲一百五十塔勒，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年消費爲七百五十塔勒。就是說，一位洪堡教授的工資足以養活十戶工匠之家或兩個中產階級家庭。而該校的研究經費比工資支出還多一倍！他們對於大興土木卻不感興趣。這是一所沒有校門的完全開放的綜合性大學，一些系、圖書館、展覽館、研究機構竟然分散在菩提樹下大街的兩邊，沒有警衛和保安把門，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內地一些大專學校動輒佔地幾千畝、爭相建設豪華大樓的「奢華之風」，兩者反差之大，令人深思！

在相當漫長的時期，外表並不起眼的洪堡大學成爲世界學術的中心。許多知名學者、政治家都在此留下忙碌的身影，這裡曾湧現叔本華、格林兄弟、愛因斯坦等名人的風采，留下了馬克思、恩格斯、海涅、費爾巴哈等大師的足跡，周恩來於一九二二年二月由法國遷居柏林後也會在洪堡大學勤工儉學，它還產生過二十九位諾貝爾獎得主。

一個先進的教育體系，使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重新崛起，洪堡大學的成功經驗令全世界爲之驚嘆，更值得中國教育界人士三思！中國教育改革喊了二三十年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群衆對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早已取得共識，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卻「濤聲依舊」，想想洪堡大學的宗旨與校訓，應該不無啓發的。

說「春運」

胡勝盼

還記得二〇一一年春節聯歡晚會開場歌舞的名字，叫《回家過年》。這跟前些年流行的一首歌所唱的「有錢沒錢，回家過年」一樣，充滿着過年團圓的期待和溫馨。近幾年來，有一個詞是伴隨着「春節」始終的，很顯然，「春運」當之無愧，它讓我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家的強大號召力。

在寒風中幾個小時，甚至徹夜幾天等待買取回家的火車票，也早已成了春節前後不是新聞的新聞。對於身處他鄉的遊子來說，那一張小小的火車票，早已超出了作爲一張付款憑證的內涵，輕輕撫摸，你能感受到心的熾熱。

對於在家者來說，看到「購票長龍」，看到擁塞不堪的車廂，你可能會嘆嘆，「就那麼幾天，回家不回家有什麼不一樣，何必去自遭那份罪」。如果沒有外遊經歷，我們確實有點不可思議，但凡是有過離家久遊經歷的，我們就能非常理解，這是爲了什麼？我曾經想過，倘若沒有春節，我們還會記得回家嗎？我們是否就永遠漂泊在外了呢？那親人的等待，親人的呼喚，親人那殷切的目光，一切的一切，也許春節，包括其他的傳統節日就是提醒我們不要忘了家，忘了根的一聲「集結號」吧。

每年的「春運」就像每年大年三十的「春晚」，貶大於褒。前者網友會調侃過鐵道部幾位官員的表態，說他們聲稱的「春運一票難求將成爲歷史」確實已成爲歷史，因爲現在已不是「一票難求」了，而是「難上加難」。民衆對執政部門的不作爲或遲作爲是深惡痛絕的，民衆期待着執政部門能言而有信，能真正拿出實際，讓回家的路更通敞，這樣的呼聲一點也不過分。就像觀眾期待每年的央視「春晚」一樣，大家希望看到更新、更有意義的節目，改變每年只等趙本山的局面，這也是合情合理。但反過來想，「春運」難卻也未必沒有激動與歡樂。當排了幾天的隊，終於買到了回家的票，那種歡呼雀躍，恐怕只有買到票的人才能體會得出。誠然，現在的社會太過於講求提速，講求值與不值，所以許多本來可以給我們的心靈帶來美好感覺的東西也就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流失。火車提速了，但卻丟失了欣賞一路風景的機會；回家的路便利了，或許到家的激動便打了折扣。也許，這就是事物的矛盾性。

不過，即便如此，我還是和網友們一樣，希望運輸部門能盡職盡責，改善「春運」狀況，讓每個出外打拚，思念故土的人都能順暢地回家過年，只有回到家，才能把心帶回去。

域外漫筆
洪堡大學一八一一年正式招生，至今已經有二百周年了，回顧一下該校的歷史與宗旨，不無意義。

說起洪堡大學創辦人威廉·馮·洪堡和亞歷山大·馮·洪堡兄弟倆，或許知者不多，但提起這所名校培育的學生或與其關係密切的人物，你一定會驚嘆有加——他們包括黑格爾、費希特、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海涅、赫茲、愛因斯坦等一串彪炳於世的大師級巨擘！

一八一〇年，德國（當時稱普魯士王國）正處於山河破碎的危難時刻，拿破崙率法蘭西帝國軍隊佔領了該國。當時的教育大臣威廉·馮·洪堡力排衆議，呼籲走科教興國之路。他的諱言令原本無所作爲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警醒，遂接受他的建議，決定超常規猛增教育經費，籌建一所「重點大學」，決定每年爲該校撥款十五萬塔勒。他甚至不惜將豪華的王宮——海因利希宮貢獻出來作校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國王發表了他平生最英明的觀點：「我們必須以精神來彌補國力的不足。窮則思變，必須大興教育，以此來挽救國家，使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

在國君的力挺之下，洪堡大學很快問世。起初學校以國王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命名，後改稱「柏林大學」，但民衆卻喜歡以創始人之名叫它「洪堡大學」。

洪堡大學的宗旨是以學術自由與教研結合爲主導，打造國際一流的高等學府，培育全球最傑出的高端人才。爲此，學校請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出任首任校長，一八三〇年則由大名鼎鼎的黑格爾繼任校長。洪堡大學果然不負衆望，吸引和培養了無數精英人物，使柏林成爲當時歐洲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洪堡大學的校訓是在該校就讀過的學生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年）的名言：「從來的哲學家們都在解讀世界，而重要的是改變世界。」從解讀到改變，即理論上升爲實踐，這一昇華無論在哲學上、教育史上還是社會意義上，都堪稱千古真諦。

威廉·馮·洪堡本身就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其胞弟亞歷山大·馮·洪堡則是著名科學家。他們認爲，學校不啻是傳授知識的殿堂，更應按照每個學生的個性全方位開發其能力，並對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對社會和民族的責任感。他們積極推行教育改革和自主的教學方法，注重對學生個性進行塑造；還將古典文化、語言和自然科學定爲學生必修課，設立學年制、課程表，建立考試及升降級制度等；他們充分尊重學術自由和科研工作，提出學校不僅要完成教學任務，更要以學術成就和科研能力作爲判斷教師能力的標準；他們還提出國家行政不要干涉教育和學術活動……這些原則不僅爲德國其他高等學校倣效，也被歐美許多高校借鑒，奠定了洪堡兄弟在世界教育史上卓爾不凡的崇高位置。

洪堡大學不惜高薪聘請知名教授，只用小錢去搞硬件建設。當時該校一名教授的年薪是一千五百塔勒，而當時柏林一個熟練工匠全家年消費僅爲一百五十塔勒，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年消費爲七百五十塔勒。就是說，一位洪堡教授的工資足以養活十戶工匠之家或兩個中產階級家庭。而該校的研究經費比工資支出還多一倍！他們對於大興土木卻不感興趣。這是一所沒有校門的完全開放的綜合性大學，一些系、圖書館、展覽館、研究機構竟然分散在菩提樹下大街的兩邊，沒有警衛和保安把門，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內地一些大專學校動輒佔地幾千畝、爭相建設豪華大樓的「奢華之風」，兩者反差之大，令人深思！

在相當漫長的時期，外表並不起眼的洪堡大學成爲世界學術的中心。許多知名學者、政治家都在此留下忙碌的身影，這裡曾湧現叔本華、格林兄弟、愛因斯坦等名人的風采，留下了馬克思、恩格斯、海涅、費爾巴哈等大師的足跡，周恩來於一九二二年二月由法國遷居柏林後也會在洪堡大學勤工儉學，它還產生過二十九位諾貝爾獎得主。

一個先進的教育體系，使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重新崛起，洪堡大學的成功經驗令全世界爲之驚嘆，更值得中國教育界人士三思！中國教育改革喊了二三十年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群衆對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早已取得共識，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卻「濤聲依舊」，想想洪堡大學的宗旨與校訓，應該不無啓發的。

方成漫畫百看不厭

金 茱

人與事

人與事